

司令疯了

——日本投降过程中的闹剧

核心阅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连绵的战火渐渐熄灭,这场人类历史上影响范围最大、损失最惨重的战争终于走到了最后一幕。

然而,这一落幕却并不是轻轻拉一下开关就可以的,从缅甸的群山到太平洋的岛屿,有五百多万日军昨天还在和盟军殊死作战,马上便要他们放下武器,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很多武士道徒不肯就范。



1945年8月26日,小园被捕后五天,麦克阿瑟便在厚木登陆,日本投降的进程总算没出岔子



日本投降后,驻扎广东番禺的日军130师团师团长近藤新八拒绝接受。这是1945年9月,广州白云机场一架带有绿十字的日方联络机,日本政府派出的使者将再次乘此飞机前往劝降

日军130师团师团长近藤新八 一直拒绝投降,其实是他不敢投降

日本投降后,驻扎广东番禺的日军130师团师团长近藤新八拒绝接受。日本政府派出使者前往劝降,近藤的立场十分顽固,坚持不降。10月17日,他的部队在大良被中国的六十四军包围,双方对峙。到10月下旬,由于中下层官兵已经无心恋战,该师团才不得不放下武器,部队到顺德缴械。

在各地的日军中,都有类似的“不服”。一般战史认为尽管日军在中国战场的若干地区到10月仍存在交战,但这是因为其面对国共之争倾向于向国方而非共方投降引发的,而非拒绝向盟军投降。小野田宽郎这样的日军人员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仍在顽固拒绝投降,但这属于零星的反抗而非有组织的战斗。但像130师团这样拥有上万兵

力的部队依然抗命,可以看出日军中确有些人员疯狂而顽固。

有人认为,真正抗拒时间最久的日军部队是关东军的独立混成第132旅团,他们在旅团长鬼武五少将指挥下和进攻的苏军一直交战到8月30日,才在东宁圣冈山要塞放下武器。但130师团拒绝投降的时间显然更长,这可能是日军成建制向盟军投降的最后一支师团级部队。

尽管接受了投降的命运,但近藤依然在军中煽动反抗。1946年3月24日,国民党广州行辕军事法庭派出宪兵逮捕了近藤新八,经同盟国第70号战犯审理法庭审判判处死刑。1947年10月21日,近藤新八在广州流水桥刑场被处决。

即便是日本老兵中,对于

近藤新八最后的顽抗也颇有微词,认为他所谓的“武士道精神”不过是表象,真正原因在于畏罪——近藤曾长期担任日军在奉天和新京的宪兵队长,大肆搜捕所谓“政治犯”“思想犯”“嫌疑犯”,勾结关东军司令部炮制出《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任意抓捕中国贫民为劳工,在他手中大批中国人被折磨致死,可称罪行累累;后来他又作为三十七师团参谋长转到太行山区和八路军作战,是三光政策最彻底的贯彻者之一,残酷屠杀非战斗人员;在广东驻防期间,他在和中国第七战区部队作战中多次实施惨无人道的扫荡作战,仅在潮汕地区便活埋中国人五千之多。

原来如此,有如此罪行,近藤怎么能投降,又怎么敢投降?

日本海军第302航空队司令官小园安名大佐 宣布投降命令是假的,“此后脱离指挥”

小矶国昭内阁的情报局顾问西村秀治回忆,8月15日那天他在首相官邸值班,目睹了一批不肯奉诏的日军狂热官兵夜间来袭。在东京,试图继续打下去的日军官兵杀死了反对叛乱的近卫师团长森纠。这些反叛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情况的混乱可见一斑。

像130师团这样的日军部队远在中国大陆,降与战倒是对日本投降的整体局面没有多少影响。不过,有些日军部队的顽固却很可能造成局势的失控。

例如,驻扎在厚木基地的日本海军第302航空队司令官小园安名大佐坚决拒绝执行投降命令,而且通电关东地区的日军部队,号召“决起”,顽抗到底。

驻扎在厚木的302航空队,是日军专门负责迎战盟军战略轰炸的防空部队,属日本海军精锐,曾多次击落美军的B-29重型轰炸机,因此气焰十

分嚣张。小园安名是日本海军兵学校51期毕业生,是日本海军宿将,曾指挥并亲自参加对中国的空袭武汉作战,也是日本自杀飞机作战的积极推动者,第一名日本神风敢死队队员关行男大尉出击前,便是他给予的训词。此人有两大特点,第一是抗命成性,战前便曾参与试图政变的五一五事件;第二是每饮必醉,每醉必做“鸡舞”——这是日本一种类似老鹰捉小鸡的民间舞蹈。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投降,小园立即召集部下,狂呼要投降的命令是假的,号召国民“自由抗战”,继续和盟军打下去,宣布“302航空队不投降,此后脱离指挥”,并派出飞机前往关东各地,散布号召与其一起作战的传单。

8月16日,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向小园发出命令,令其放下武器投降,遭到拒绝。

日本政府再次派皇族高松宫宣仁亲王两次与其通电话,试图以天皇的名义压服小园,但小园依然拒绝奉命,并宣布:“有飞机敢于接近厚木基地,哪怕是自己人也会被击落。”

这期间还发生了日本投降使者飞机遭到小园部队袭击的事件。负责改装这架“绿十字飞机”的横山一郎海军少将回忆,在该机进行试验飞行的时候,被厚木302航空队的战斗机发现并遭到攻击,绿十字机多处中弹,这直接导致飞往马尼拉的日本投降代表团不得不绕路避开厚木基地周边的危险地区。

而一些顽固的日本陆海军军人对小园的行动颇表赞同,甚至称他为“昭和的西乡隆盛”——西乡隆盛是日本明治维新中的英雄,后因和官军交锋而死被视为叛逆,但日本有不少人崇拜他。

“里外不是人”的小园 被官方认定为疯子,并判处无期徒刑

8月17日,盟军总部通知日方,麦克阿瑟为首的占领军部队计划将在厚木落地,开始对日本的进驻行动。如果麦克阿瑟降落的时候叛军还在那里,日本政府如何解释呢?于是解决厚木叛军成为日本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米内光政下令给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大将,严令迅速镇压小园的顽抗。

不过,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厚木是日军本土防空的支撑点,其粮弹足以支撑两年,且日军已经投降,小泽能控制的部队十分有限,强行攻击没有把握。最麻烦的是军国主义长期在日军中灌输的愚忠观念,使厚木的日军普通官兵僵硬地服从于司令官小园,想绕过他说服普通官兵十分困难,而如果试图逮捕小园,他下令抵抗,双方难免交火。万一在镇压过程中因为“皇军相克”而发生军心不稳的问题,事态可能更加扩大。

双方的对峙一直到8月21日,问题始终无法解决,而美军进驻的时间已经迫在眉睫。关键时刻,第三舰队司令官寺冈谨平中将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认为无需动用武力便可以解决问题。

8月21日,寺冈亲自带少量宪兵部队,轻装赶到厚木。

面对这样一位仿佛是来视察,并无敌意的中将,守卫人员下意识地做出了放行的举动,小园大佐见他没有带多少部队来,不似前来交战,也想听听这位顶头上司想来说什么,只是下令在司令部外多设卫兵,随时应变。

结果见面之后,寺冈的随从忽然冲出,按住了小园。

在小园的呼叫中卫兵紧急冲进来,却发现寺冈的随从从脱掉外衣,露出了白大褂,而寺冈则一本正经地拿出了一则命令公布——并不是逮捕小园的命令,而是小园患了“精神错乱和霍乱,在高烧和兴奋状态下已经陷入半狂乱状态”,所以,这位司令官要被送去住院了。

冲进来的日军军官们傻了。如果逮捕他们的司令官,这些愚忠的武士道徒可能上来反抗,但现在的问题是司令官疯了,而且有医生证明,这证明还是一位中将来宣布的……

于是,习惯服从的日军便恭敬地协助送司令官去医院了,寺冈轻易接管了指挥,很快将该基地的官兵调出,解除武装。东京旁边最大的定时炸弹解除了。

那么,小园没有抵抗吗?他被注射了一针强力镇静剂,当即丧失了反抗能力。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野比海军医院的病房里了,只能在那里狂叫:“我没疯,我很正常!”

好吧,疯子每一个都说自己是正常的。

1945年10月,小园被日本最后的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后随局势的改变逐渐减刑),1960年在鹿儿岛死于脑溢血。

说起来,在日本投降的过程中,不乏抗命的家伙,但能被日本官方认定为疯子的,似乎只有小园一人,事情做到如此里外不是人,也可算是“名垂青史”了。①②

摘自《北京青年报》